

“雷达之下”：美国的海外大学

凯尔·朗、赛安沙·帕南吉帕里

凯尔·朗 (Kyle Long)：全球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计划 (the Global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itiative) 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 longkylea@gmail.com

赛安沙·帕南吉帕里 (Saiansha Panangipalli)：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文化关系官员

电子邮件: saiansha@yahoo.co.in

媒体对国际分校的报道可能微不足道，因为报道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机构。美国媒体上为数不多的头条新闻通常是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和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等资源丰富的院校在海外的的发展。报道通常传达的是坏消息，如违反学术自由或劳动法，或校园即将关闭。公众将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小部分人身上，给人的印象是美国的海外高等教育是精英的、轻浮的。

但这种看法掩盖了现实。数以百计的鲜为人知的机构在海外提供美国高等教育。除了分校之外，还有独立院校、微型校园以及提供美国学位课程的国际联合大学。它们的规模、课程设置和质量各不相同。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在海外的情况与在国内一样多样化。美国大学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由美国领先的 65 所研究型大学组成，但只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 1%。因此，毫不奇怪，绝大多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外也是默默无闻的。

全球美国高等教育

当然，名牌分校遍布全球，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教育。但是，真正扩大美国全球

影响力的，是那些并非“显眼”的机构。例如，位于密苏里州的地区性私立大学韦伯斯特大学 (Webster University) 在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地区和欧洲开设了 10 所国际分校。美国国际大学孟加拉国分校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Bangladesh) 拥有超过 1 万名学生，课程种类繁多。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学院 (SUNY Empire State University) 在世界 6 所分校提供全日制学位课程，这些院校大多位于地中海周边。这些大学可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它们将美国的高等教育课堂带到了世界各地。

现在，“全球美国高等教育” (Global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研究计划提供的一个新的公开数据库使有关各方能够探索这些机构的整体情况。“全球美国高等教育”数据库显示，在 80 个国家有 262 所活跃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它们共招收了约 72 万名学生。相比之下，美国本国内约 6,000 所高等教育机构招收了 76 万名国际学生。本文通过重点介绍美国一些较有代表性的院校，使人们对美国海外大学的刻板印象可有细微的变化。

独立院校

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分校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行业标准。在此之前，流行的模式是独立学院。最早的独立学院由美国传教士于 19 世纪下半叶在地中海东部和中国建立。与旗舰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始建于 1866 年）一样，美国的海外独立大学通常在名称中使用“美国”或“美国的”。即使在传教士时期之后，这种模式依然存在。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企业家开始在西欧建立独立的美国大学。冷战结束后，独立的美国大学开始在东欧和中亚出现，后来成为主流模式。

但是，独立学院并不总能获得先行者的荣誉。例如，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与卡塔尔基金会（Qatar Foundation）合作成立的卡塔尔威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ine in Qatar，2001 年成立）自称是美国境外的第一所美国医学院。虽然它可能是第一所在美国境外提供医学教育的美国大学分校，但有史以来第一所美国境外医学院的殊荣属于加勒比海美国大学医学院（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the Caribbean School of Medicine），该医学院于 1980 年开始办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该地区运营。随后又有许多其他学校相继成立。

加勒比地区的情况代表了美国海外独立大学的普遍情况。对质量的担忧是合理的。在加勒比地区的美国医学院，住院医师安置率低，学生债务负担重。这与全球独立大学的质量状况一致：只有三分之一在美国获得认证。其中一半以营利为目的。在加勒比地区，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这促使美国参议院出台立法，加强对接受联邦学生援助的外国医学院的问责。

尽管如此，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些院校仍然培养了大量在美国工作的有色人种医生。

事实上，美国的独立大学在教育边缘化人群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它们作为被忽视者的避难所的角色经常不被认可。例如，位于苏莱曼尼的伊拉克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Iraq）近年来招收了数百名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学生。美国高等教育的独立模式往往能走到分校走不到的地方。例如，基辅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Kyiv）于 2022 年秋季开学。

国际分校

在活跃的美国国际分校中，67 所中只有 6 所隶属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U.S. News Ranking）前 50 的院校。西雅图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Seattle）开设了 5 所授予学位的国际分校：1 所位于希腊，4 所位于加拿大。华盛顿州也是营利性迪吉彭理工学院（DigiP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所在地，该学院在新加坡和西班牙开设了可授予学位的分校。在这种情况下提及营利性分校并非异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 50 的院校相比，营利性院校在美国国际分校中所占的比例更高。

位于中心城市的分校最受关注。例如，卡塔尔的教育城和韩国的仁川全球校区都拥有多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但数据显示，美国分校更多是在北美或欧洲，而非中东或东南亚地区孤立运作。一些批评者认为，分校的兴起不过是为了抢钱。的确，卡塔尔的院校从东道国获得了大量补贴。但大多数美国院校的分校依靠的是学费，这些院校招收的学生数不多，往往不足千人。

提供专业学位课程的小规模独立校园是一种常态。西班牙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德国恩布里-里德尔航空大学（Embry - 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法国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就是典型代表。具有美国特色的文理学院分支较少,但在德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匈牙利(麦克丹尼尔学院[McDaniel College])和西班牙(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仍有显著的表现。这种模式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得以在对民主价值观持不同观点的环境中继续存在。2018年,当匈牙利政权迫使独立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流亡国外时,麦克丹尼尔学院(McDaniel College)得以保留下来,因为它是一所在美国开设课程的国际分校。

结语

在苏联解体 30 年后,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漫长转型导致了平行研究文化的出现。一方

面,较少数量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在西方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参与与国际(主要是西方)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这一群研究人员在高质量国际出版物方面表现得更好。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人员被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雇佣,同样面临着发表文章的压力,但他们缺乏资源、培训和合作支持,无法在优秀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目睹的不是真正的转型变革,而是机构和研究人员在适应全球化引入的新现实和压力,以应对“发表或淘汰”的危机。

“全球美国高等教育”数据库还包括相关微型校园、国际联合大学以及在美国获得认证的外国机构的信息。这些信息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全球高等教育的能力、多样性和模糊性。